



三代人的脚印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代人的脚印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三代人的脚印

*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4印張 86千字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290,001--540,000 定价(5)0.27元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三代人的腳印》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8月

目 次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3
借了地主十五串錢以后·····	楊发祿	13
天下烏鴉一般黑·····	朱应安	21
父子恨·····	张明显	28
河洛田·····	王石宝	36
忆苦思甜·····	刘玉秀	45
一个破皮袋·····	安有良	51
卖身文契·····	李焕清	57
沒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我·····	黄宝洛	68
从“苦菜花”到女主任·····	柯紅花	75
血海深仇·····	胡 羊 刘名泉	84
——霍丘县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恶紀实		
白骨建造的“天堂”·····	李 累 之 光	95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館調查記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三代人的腳印》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8月

目 次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3
借了地主十五串錢以后.....	楊发祿	13
天下烏鴉一般黑.....	朱应安	21
父子恨.....	张明显	28
河洛田.....	王石宝	36
忆苦思甜.....	刘玉秀	45
一个破皮袋.....	安有良	51
卖身文契.....	李焕清	57
沒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我.....	黄宝洛	68
从“苦菜花”到女主任.....	柯紅花	75
血海深仇.....	胡 羊 刘名泉	84
——霍丘县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恶紀实		
白骨建造的“天堂”.....	李 累 之 光	95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館調查記		

李丕忠家史

林儿：

人上了年紀，总爱思前虑后的，退休以后，我常常思想咱家的情况。我从你爷爷手里繼承下来的，只有一条攪工、卖豆腐用的扁担。从一条攪工扁担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中間曾經經歷过多少苦难、多少风险，流过多少血汗呵！今天的幸福生活，这全是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艰苦斗争得来的。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深如海。咱們是世代都要記住，都不能忘記的。

在空閑里，我把咱的家史整理成一个文字的东西。看看这份家史，你們就能够了解咱家是怎样在苦水里生活的，咱家是怎样翻身。我常好对你們說，不能忘本，这就是咱家的根本。你們一定要把这本家史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讓后代們也知道他們的祖先的根本，使他們也永不忘本。

祖祖輩輩受剝削 攪工扁担代代传

咱的老家，原在临县官地村。据老人們傳說，在我的高祖父手里时，因为在本村攪不下工，租不下地，被迫迁移到临县槐树城村。当年的詳細情况已无法考查，但从迁移老祖坟时，

只見枯骨头枕炭块，不見半点腐朽棺木的痕迹，貧困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你們的曾祖父，喂猪、卖豆腐，苦了一輩子，穷了一輩子，活到八十四岁，临死也沒有賺下一床鋪盖。你娘娘（祖母）从你老外婆家拿回几块破毡片，縫縫納納，給你們曾祖父盖上，这算尽了很大努力，对老人的一点点孝敬。

你爷爷李应文老兄弟四人，都是靠攬工、半种地（租地的一种形式）、喂猪、做豆腐过活，到老来，几乎都是被貧困病餓折磨死的。

我們兄弟四人，从你爷爷手里接过来的，就是那么一条从你曾祖父手里传下来的攬工、卖豆腐用的扁担。

动荡流离 老人外出去攬工 飢寒交迫 忍痛出卖亲生子

黃連苦連心苦，苦不过穷人苦中苦。咱家本来就穷就苦，光緒二十六年又遇上了大灾荒年，穷上加穷，苦上加苦。你娘娘說，她一連四十天沒見一顆粮食，尽吃野草野菜，肚皮餓得像紙一样薄，吃蒲公英吃得指甲都发了綠色了。你爷爷出外攬工，地主只管吃，不給工錢。那年月是怎样熬过来的呵！

一九〇七年（那年我四岁），在槐树壩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爷把我和你二叔一担子担上到处飘流起来。先到梁坡底，給富农高金保当长工。当长工养不了家，你爷爷就把你娘娘、我和你二叔寄养在你老外婆家。老外婆家同样是吃了上頓愁下頓，轉年你爷爷又把我們担到尧昌里，寻了間破窑，买了口



水缸，借了盞灯台，弄来些糠糠菜菜，把我們母子三人临时安頓在尧昌里，他又出外攬长工、打短工去了。

攬工养活不了家口，你爷爷又回到尧昌里，給富农毛老虎半种地。原想，这尧昌里“九顆疙瘩十八道塌”，尽是好地，怎样还混不下碗飯吃？誰想，你爷爷給人家干了三年，又被人家赶出来了，說他背鍋（駝背），干活不利爽。你爷爷原来身体多結实，硬是給地主扛活受累鬧下毛病。无奈何，你爷爷只好再外出流蕩攬工。

一九一五年，我刚滿十二岁。小小年紀就給麻塌地主曹侯狗家当了羊倌。山里狼多，一天碰上了狼，叨走了一只羊。我吓得渾身发抖，可是地主却指着我的鼻子大罵：“狼就沒有

把你吃了！給我滾蛋！”連羊倌也不叫咱当了。

羊倌当不成，可日子还得过呀！我就和你二叔到处跑着攪杂活干。誰家娶媳妇，我們就去給人家拉駱。人們說，拉駱是最下賤的事，咱那能顧上这些呢？誰家办婚姻大事，我們就去討口“喜食”吃。誰家盖房子，我們就攪点小工子活，給人家提提泥包送送水。你爷爷常常念叨：“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給孩子們寻下个脫嘴处呵！”

“拐腿牛怕滑，穷人家怕灾。”一九一九年大旱，半种地分的粮还不够还債。秋收刚完，家里就沒吃的了。你爷爷看家中呆不住，閃过年帶上你二叔和三叔走了石楼。我到梁家坡給富农高金保当了长工。

家里还有你娘娘和你小四叔，他們的生活仍然沒着落，怎么办？你老舅出主意叫把你小四叔卖了。你娘娘痛哭流涕，亲生骨肉心連心，跟上人家也許能逃条活命，留在家里齐叫往死餓呀！泪湿衣襟，忍痛割心，把你小四叔卖了二十四吊錢，算救了你娘娘一条活命。

受苦受辱尧昌里 如牛似馬十二春

一九二四年，我二十一岁，你二叔丕孝十九岁，三叔丕吉也已十七岁。我們都长大成人了。弟兄們怕你六十五岁的爷爷失落在外，就把老人从石楼接回尧昌里。这样，一家人才算定居下来。

在尧昌里定居以后，咱家給地主“五閻王”薛永太当了地伙計（佃戶），半种了他家一百一十亩地。半种地的規矩是：一

切工本底垫都是地伙计的，打下粮食却是和地主对半分。有三分奈何的人家，是不给地主当地伙计的。可是我们想，凭着兄弟三人的劳力，怎样还养活不了双亲和一个小姐姐？我对你爷爷说：“爹，你放心吧，有我们弟兄三个，再也不让你老人家受饿了。”

可是，旧社会那有穷人如愿的事！老人们说：“揽工半种地，终久一肚气。”这话真是有血又有泪的。半种地的头一年，咱没有底垫，春天吃的粮要向地主借，种子要向地主借，牲口饲料要向地主借。这一年，偏偏又遇上了旱灾。秋后，五阎王的算盘子儿一拨拉，除了他的，咱们啥也没分下。没有吃的，只好再向五阎王借粮，五阎王不但不借，反而怒冲冲地说：“要借容易，先把以前借的全还清！”全家六张嘴都得要吃要喝呵！东求西借凑了两吊钱，买下一担粗糠、五升黑豆，暂时糊口。冬天，我和你二叔、三叔弟兄三个，风里雪里，起早搭黑，担磁卖炭，苦熬苦受，才算没有饿死人。

当了地主家的地伙计，那就成了套在地主车上的牛和马。地主不光是通过地租盘剥地伙计，而且还放高利贷。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二斗，加上小斗出大斗进，实际上秋后得还二斗四。这还不算，地伙计还得无偿地给地主家服杂役。地主家一年三百六十天吃的水，全由地伙计给送。咱给五阎王家担水，早晨去得早了，人家还没起；下午去得迟了，人家门关了，咱说：“担来水了，开开门吧。”人家说：“你担动水，我开不动门。”咱心想，不开门就把水放在门口，你起来还不能提进去往缸里倒一倒，不想，人家根本不管，水原封原地放在那里，还得

咱給倒。至于“临时帮忙”，那就更不用說了，秋里誰家活計不忙，可是不管你手头活計多紧多忙，只要地主家一声喚，就得赶快放下自己的活計去“帮忙”。

旧社会，地富坏蛋橫行霸道，真像是天地都是他們的。穷人屙屎也得先看看地方。有一次打麦碾場时，不小心讓牛屙到薛法柱場院里一堆粪，他就破口大罵：“龟孙們，为什么不把牛粪供献在你家神祖前！”而且硬要把咱家麦子往灰渣堆上倒。咱好說歹說不行，最后你爷爷出面求情、送礼，才算了結。又一次，咱家把扫院的一堆脏土倒在村里灰渣坡上。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灰渣坡就是倒脏土的地方嘛。可是，不知怎样就惹下乡紳薛明山，他指着我的鼻子罵：“天是我們薛家的天，地是我們薛家的地，那有你們外家百姓龟孙子們倒土的地方！”立逼我把土收起来，送到村外头去。

記得是一九三六年秋天，打完場，咱家把豆秸放在窑頂上。五閻王一見就罵：“龟孙子們把豆秸放在这里，讓老鼠掀塌我的窑頂怎么办！”我和你叔叔們赶紧把豆秸搬到院外墙角边，五閻王一見又罵：“这是放豆秸的地方？老鼠挖开洞，水冲塌我的窑怎么办！”没办法，我們又把豆秸搬到离窑很远的一堆烂土上，你猜五閻王說啥？他說：“放在那里，脏了我的土怎么办！”我心里真气极了，可是又得忍气吞声。我問：“你看放在那里，請指点指点。”五閻王威风抖够了，把脸一仰說，担到街圪塔上去。

这种日子，咱家在尧昌里过了十二年，受苦受辱的事情，那是說不完的啊！

干革命腰干越来越硬 恨入骨地富阴谋陷害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干部来到了尧昌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他们遇事总是找穷人们商量。我心里暗暗想：“世界上真还有这样好的人！”后来，村里成立了牺盟会^①。财主们说那是“坏人会”。我可觉得是好人会，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参加牺盟会以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叫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以便评合理负担。村副薛兴本（地主）对牺盟会的下乡干部说：“尧昌里中中常常，应评为二等。”我对他们说：“尧昌里二十几家富户，占着一千多亩好地，在磧口还闹着几家大买卖，有粮有钱，应评为头等。”牺盟会的干部听了我的意见，又做了些调查研究，把尧昌里评成了甲等。

这一下，真是一棍子捅了马蜂窝，村里的地富纠集起来，煽动人要开斗争会整我。恶霸薛丑兴叫嚷：“非把李丕忠那龟孙子剥得吃了人肉饺子不行！”旧村长张元功怕牺盟会的干部说他不断进步，不爱国，出来劝阻，才算暂时平了这场风波。我心里想，有共产党给我撑腰，怕你们什么。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秘密地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打这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觉得自己腰干子越来越硬了，工作也就更积极起来。可是，咱越是腰干子硬，越是工作积极，地富坏蛋们越是恨入骨，越要想办法“治”咱。平常找咱碴、打

^①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是群众性的抗日组织。

麻煩就不用說了。他們千方百計想着奪咱家的飯碗，殺我的頭。先是五閭王要抽地。要攔在以前，咱就得求情哀告了。這一回就頂了他，我說：“半種地也得有個規矩，等秋收了再說。”地主就是這種骨頭，欺軟怕硬，你硬了他又不敢明目張膽地把你怎樣。後來閻錫山的頑固軍要兵，我和你叔叔們本來都不在出兵的範圍（我和你二叔過了年齡，你三叔殘廢），但是村里的地富壞蛋們一商量，硬把兵派在咱家名下。他們把你三叔給弄了去，頑固軍檢查不合格，又給退了回來。這一辦法不靈，又想別的計謀，硬說咱家侵占了社地（村里的公產）。地主富農來了一大堆，又是丈量又是盤算，這個說這裡有村里的一棵樹，怎麼不見了，那個說，窑頂上是社地，就是侵占公產。最後他們一致決議，叫咱家重寫一張地契，另罰咱家雇一個兵，並出二百八十塊白洋的罰款。

過了幾天，形勢緊張起來。村里的閻匪敵工團正副團長——地主薛華實和薛澤蕃召集一些地主富農開會說：“臨縣城已經殺開軀盟會了，咱們也動手吧，先把李丕忠收拾了再說。”幸亏有人把消息告訴了我，我趕快把隱蔽在咱家一個同志送走，自己也連夜逃走了。

打倒敵人建立新政权 反动階級陰魂不消散

正當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一九四〇年間從西北來了咱們的隊伍——八路軍。八路軍就像秋風掃落葉，沒幾天就把頑固軍打跑了。晉西北各地普遍建立了人民抗日民主新政权。我回村後不久，擔任了村農會的秘書。新政权一建立，地主惡

霸着了慌。他們托上人找我說情。我想，階級仇深似海，血債要用血來還，這不是我李丕忠一個人的事情。接着我們就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活動，發動減租減息運動，組織民兵武裝。經過這一連串的活動和鬥爭，打倒了惡霸薛興丑，煞了地主富農們的威風。許多貧雇農逐漸有了些土地，咱家也有了些土地。這是咱家祖祖輩輩夢想不到的事情呵！

窮人翻身，地主富農是不甘心的。他們表面上老老實實，背地里興風作浪。當時，堯昌里只有三個黨員。地主和反動分子的矛頭首先對中了我們三家。有一次黨員薛占英同志出外參戰，家里對地主反動分子防范不嚴，他家六歲的一個孩子就被敵人喂毒暗殺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由於黨的需要，我離開家到外面工作了。我雖然離開了家，但是地主反動分子卻忘不了我。他們又一次想乘黨的幹部整風的機會，煽動群眾把我打倒。但是由於群眾覺悟提高了，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

一九四六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展起來了。經過偉大的土地改革鬥爭，堯昌里的封建地主被徹底打垮了。薛華實畏罪逃跑；薛澤蕃罪惡重，被政府判處無期徒刑；五閭王等也被徹底打倒。堯昌里世代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翻了身當了主人。咱家在土改中也進一步翻了身，有了土地、耕畜、房屋……。隨着農業合作化、公社化，咱家的生活也越過越好。現在的生活，你們都看到了，住的有窑有房，鋪的蓋的有毡有毯有被有褥，使的用的有縫紉機、手表、自行車……。你們都念了書，成了文化人。



这和从前比起来，真是天地之别呵！

* * *

咱家的家史，我就写到这里。你和你姐姐都已长大成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你们将怎样续写咱的家史，那就看你们的作为了。你们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党走，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都献给党的事业，把咱的家史续写得更加红更加红。

父
李丕忠

一九六三年一月

平原插图